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书心书影

风雅颂

山上一棵树

我想起远方的一棵树。
那棵树一直长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倾斜过，无论时光怎么流逝，或者凄风苦雨，它一直沉默着，不想说一句话。有什么好说的呢！沉默的方式也表达了一种存在，这种存在往往让我们能够真正地进入历史的腹地，真正地聆听到历史的声音。

南方的冬天窗外是绿的。
这种绿色唤起我对另一种颜色的记忆，它是黄色的，使我刻骨铭心、记忆犹存。黄的山、黄的土、黄的村子、黄的庄稼，单一的颜色，单一的方式，单一的存在，这种单一造就了独特的非常具有张力的性格，从来就不在浮躁的世事面前张牙舞爪。它们的存在表示了一种高尚和坚强的沉默，它们不欢迎身心虚伪的人。

我的内心深处是痛苦的，虽然我这个时候站在了城市之巅，但我始终呼吸不到来自乡村的空气，那是一种清凉的、让人心润的气息，它来自土里和绿色中。我怀念过去曾给我的存在，它像阳光一般照耀着我滞留在茫茫的人生里，看尽风起云涌，潮起潮落。

一棵树在山上，悄悄地伸展着细枝末叶，它将荫凉留给了我们，留给了世界。

那次在山里远旅，在阵阵的焦渴中，我看见了那棵树，它站在一座山巅的顶尖，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让我不寒而栗，在一阵静默之后，我发现了我内心深处的某种懦弱，在伤痕累累的现实面前，我与他在摆脱什么呢？一直到最后，又有谁能摆脱了呢？没有的，与其没有，我们还不如做一棵树，站在山上，站在风里。于是，我一次次地往深山里奔，在沙沟的山谷里，在六盘山下，在通往朴素和华贵，现实和理想之间，我找寻着一点有关人的味道，这种积累，让我今天终于明白，干净，到底在什么地方。西海固，你那沉重背负下的信念不是所有人都能领悟到的，从这一点算起，我与你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虽然我看不到你的形貌，但我深信，我仍然在你山腹里行走着。

因为，一棵树在山上。
我怀揣着一种语言，与所有的人交谈着，在话题进入实质以后，我认识到我的优越和存在，在另一种信息的反馈下，我讨厌一些人的虚伪，从他们的骨头里，流露出一种让人掩鼻的酸腐之气和一副令人恶心的奴才之相。

过去，有些人已经忘记了，然而我并没有忘记，除非山上的那棵树倒掉。我时时刻刻想着我的西海固，在那沟沟坎坎的山里，生活着我们的祖先，他们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身份的。还是普希金说得好：一切过去的都会变成亲切的怀念。

难道在今天，会有人拿起屠刀砍向自己的兄弟姐妹。怀念难道是一个虚设，文学竟成为一些人的幌子？

只有那棵树最清楚，它在山头上看得更远。其他的方式都是多余的。

我计算着我曾经走过的地方，曾经路过的城市和村庄，每一个生动的现实都会停留在我的记忆中，让他们成为我怀想的对象。在一座城市的中央，记忆往往是最原始的，如同一个村庄慢慢地就成了城市。现代艺术和民间音乐，到底是哪一种在领导我们。

想起几年前的那次远旅，当时的许多困惑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都迎刃而解了，我在冥冥之中，隐约听到风吹动那棵树所发出的声音，直露而高亢。

在铁轨摩擦声中，我想象着一碗羊肉泡馍和山上那棵树的意义，为着某个信念，我按捺着一份激动，一份喜悦，我失去了表述的对象，只有那棵树在凝望着我，这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要感谢谁了。是那棵树？抑或是生活？

在一阵懵懵懂懂中，我无法面对自己。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三重门里的时光回响

——读《谁倚东风十二阑》有感

陈志宏

今春，收到储晓琴的新书《谁倚东风十二阑》，展卷细读，感触颇深。那些字里行间的思索，如一扇扇门次第打开，引我走进去，久久不愿出来。

在散文集《谁倚东风十二阑》中，储晓琴精心用文字构筑了乡土、都市和历史三重门，不仅是空间的转换，更展现出生命的纵深。乡土的烟火、都市的诗意、历史的厚重，在书中交织成动人的时光回响。钱谷融先生曾言：“散文是最见性情之作，没有真性情的人最好不要写散文。”储晓琴以真性情书写，让每一扇门都有温度、有回响，字里行间皆是对生活、对土地、对历史的赤诚与热爱。

乡土之门，有我们共同的来处，让我看到大别山深处的烟火人间。储晓琴笔下的故乡，有田园牧歌式的抒情，记忆的温度和思念长度交织成时代长卷。她写母亲，五十八岁高龄学会识记阿拉伯数字，只为独自坐高铁去上海给弟弟带孩子；写母亲学会开电动三轮车，威风凛凛地手握方向盘，豪气干云地喊道：“家里的饭做好了，你们先带宝宝回家歇着，我再去买点卤菜，马上就回来啊！”一个不识字的深山妇人，以永不认输的韧劲，一寸一寸拓宽自己的世界。

她也写小梦、小草、苏苏——那些在土地上挣扎求存的普通女性。《小草》中那个被抱养来做童养媳的女孩，死得不明不白，村里人“赔了四千元钱了结此事”。多年后，陈长生成了“陈老板”，娶妻生子发财，而“小草是谁，小草来自哪里”，整个村庄都已忘记。储晓琴写这些女性，不煽情，不控诉，只用冷峻的笔触刻下她们的身影，让读者在

平静叙述中感受锥心的疼痛。

轻轻推开都市的扉扉，驾驶文字之舟，开始一场精神漫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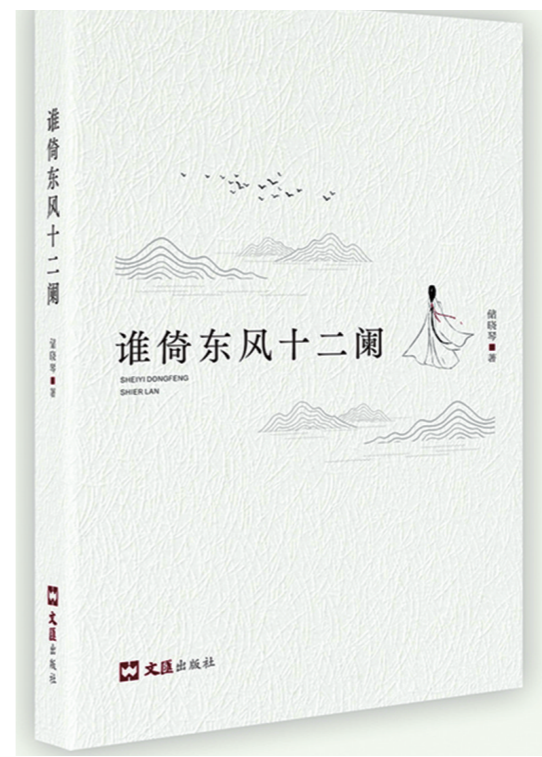
储晓琴笔下的都市，有现代生活的琐碎，更有古典诗意的浸润。《海棠春深》里，她写垂丝海棠“像是一大片浪漫的红云挂在了树梢”，写水滴“以梁祝十八里相送的姿态珍重地惜别花朵，一路长亭短亭，缱绻难舍”，词句之间流动着宋词般婉转的节奏。《春风湖上路》中，她从湖边的柳枝和红叶一路写到武则天、赵匡胤、赵京娘，时空交错，古今交织，却浑然天成。

她擅长遣词造句，将诗性的特质杂糅其中，正如曹为在《琴心蚕茧，竹露清响》中所评：“语言节奏的跳跃之美，思想感情的蕴藉之美，内容表达的抒情之美，给读者以强烈的诗意冲击。”她站在城乡之间的门缝里，左顾右盼，真情流露。这种守望者的姿态，让她的文字既有泥土的芬芳，又有天空的辽阔。

打开历史之门，江淮历史人物与我们隔空对话，意味深长。历史这扇门，通往更辽阔的人生。

储晓琴写周瑜，不写《三国演义》中“既生瑜，何生亮”的狭隘，而写“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的儒将风范。她写周瑜力排众议主战赤壁，写他去世后孙权含泪说“如果没有公瑾，我是当不上皇帝的”。寥寥数语，一个“爱惜百姓，为人亲切”的英雄形象便立在纸上。

她写李公麟，写他与苏轼的千古高谊，写洗玉池上篆刻的诗文在党争中被磨平，而“李苏之间的千古高谊并没有随着池水和铭文的湮没而湮没，而



《谁倚东风十二阑》
储晓琴 著

文汇出版社2026年2月第一版

是穿越了千年尘烟，在历史的天空中熠熠生辉”。这些历史人物在储晓琴笔下活了过来，有了呼吸与温度，有了挣扎与坚守。

储晓琴将全书分作“日暮苍山远”“广泽生明月”“梅雪俱清绝”三个部分，分别对应乡土、都市与历史三种题材。这样的结构安排，颇具智慧，给人别有洞天之感。她写乡土，不逃避生活的粗粝；写都市，不沉溺浮华的喧嚣；写历史，不拘泥于典籍的尘封。

三重门，门里门外，都是人生。从童年故园走到都市，再回溯历史星河，每一重门的背后，都有时光的回响。

花语

李春林

梨花带雨

孤舟轻轻地融入多姿的初遇，
一尾鱼蛰伏于暗淡迷离的水流之中。
这时，你在哪里？

一夜的春雨浪漫，
将红尘三千年的浪漫陷入白云边的风骨中。

云烟缭绕，俯身凝视，
曾经的沉寂，尽是满地的紫色。

慢慢读你的诗句，虽然瘦弱唠叨，
但梦中远离山水的你，
仍然倔强地荡漾在家乡旧日的梨树上，

绽放枝头的花蕊，
还是那样赋有诗意。

清晨，花语摇曳，鸟鸣浪漫，
这个春天，我只是一阵细小的风，
低处游荡一地的白色马匹，
是我昨夜散落的春雨。

栀子花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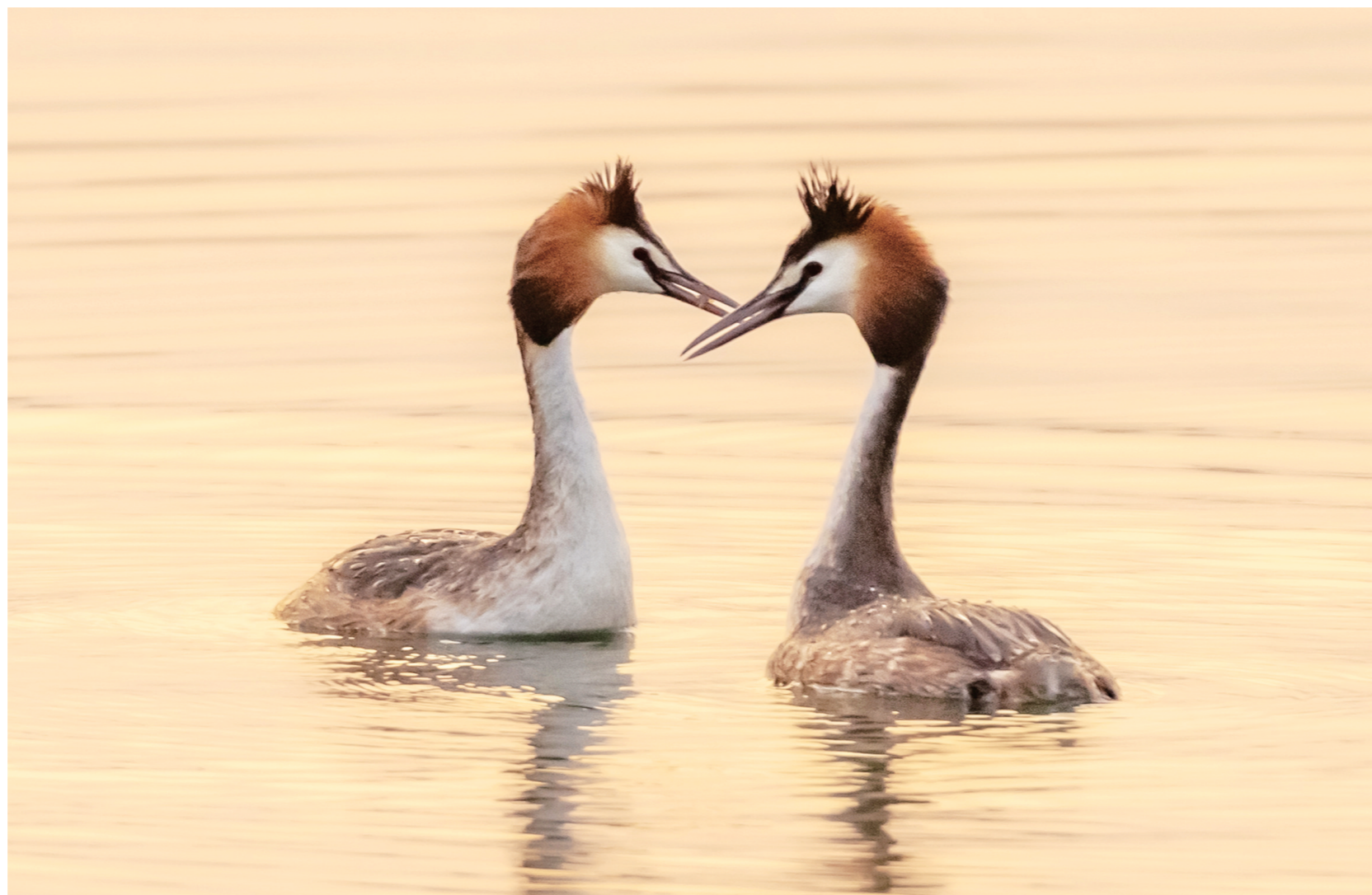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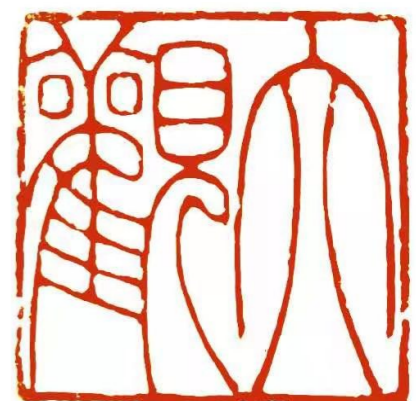
暮春的风中，栀子花开了。
暮春的风像沉醉的火焰，
看见蝶舞荡漾的瞬间，
我也看见你了，
看见了你沉醉在白云里寂寥的身影。
母亲说，栀子花不仅花香袭人，
还可以治病救人。
燕语低飞时，我心中只有冷静和苍茫。
栀子花开，飞羽如梦，梦幻重重，
泥土芬芳。
鸟鸣。孤独的呢喃。飘逸的水宫。
那些寂寞的忧愁，承接了多少朦胧的酒意。

无名花语

五月，故乡的物语开始了古老的叙述，
土地上那些轰烈烈的仪式，已经无法回归大地。
田野的阳光依然傲慢明媚，
暗藏的诱惑，逐渐被吹散的种子收藏，
在故乡，所有的声音都是一样的，
无论风雨，
如果触碰到一千年以后的梦影，
那就是想你的晴天。
五月，父母不会因为朦胧的辽远，
而改变最初的梦想。
是你的那朵云，
就是你的从此，谁也没有离开过谁。
静静的田野，无名花与荒芜一起轻轻摇曳，
穿过弄堂的风，还是喊出那个梦见的名字吧！
这个初夏，我已经沦陷，无法逃脱你的温柔。
尽力，书写这个初夏，
我融入了诱惑的远景，那朵云，
氤氲的暗香。

梦中童话

梦中，你的名字穿越了枯萎时空。
是远离的山语，
解散了宠溺无边的软弱，
那尾寂寞的青鱼，还在聆听新生的火焰。
风语浪漫，万物静寂，
它们依偎在一起仰望蔚蓝色的星空。
那么多桃花，一瞬之间被预设的雨水带走，
还有藏在你肉体的谎言，
以及，附着在你手指间坚韧的锁眼。
从此，另一种愤怒，
在另一枚桃花上开始新的历程，
瘦弱的记忆慢慢流向宁静。



我们的爱情
汤青撰

人间小景

盐菜煨豆腐

储刘生

口传心授的方法，传承至今。盐菜晒干后即成为霉干菜。农家餐桌上，一年四季都有它们的身影。

年少时，我曾跋涉三十里山路求学，行囊里装的只有盐菜——这几乎是所有同学的标准配置，一罐盐菜往往要吃上一周。那熟悉的酸香，早已融入血脉，伴随成长。

每年农历十月中旬，腌白菜便成了岳西家家户户的头等大事。晴好天气里，母亲便会挑着簸箕，拿着排刀去地里砍大白菜。路上碰到邻里，他们都会笑着问：“你家今昼砍菜啦？”母亲便会停下脚步，带着些许自豪，回答道：“是的，你家的么时候砍？”抑或回答：“是的，你家的都腌了吧？”

母亲将白菜洗净后，一棵棵倒挂在竹竿上沥干水分，这场景总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胶菜”。

待日头暖和，母亲便邀来妯娌与好友帮忙，乡间小院瞬间热闹起来。她们搬凳子、端板凳，说说笑笑，孩童们在旁追逐嬉戏。

母亲更是忙得两脚不沾灰，一会儿找砧板，一会儿找排刀，又忙着端茶倒水，还要张罗着今天的午饭。忙碌中，母亲笑颜如花，是如此的美丽。

她们打菜帮、切菜，把菜秆和菜叶单独挑出来腌制。尤其是那腌菜叶拌上米汤，加猪油和辣椒粉放饭头上炖，或是用来炒饭，都是难得的美味。切好的白菜撒盐反复揉，入缸压实发酵，不出几日，

便酸香四溢，即可食用。

等杀了年猪、打好豆腐，父亲便会盼着母亲做盐菜煨豆腐。母亲总能看穿他的心思，“晓得你嘴馋了，帮着把炉子锅和炭炭火搞好噻！”

父亲乐呵呵地跑去忙活，不多时又传来询问的声音：“师娘，炉子锅和炭炭放在哪里？”

“算啦，你不要找了，等着吃现成的就是了。”母亲笑着说，便去菜缸抓盐菜。

她将盐菜反复挤干，热油爆香姜蒜，下入盐菜与辣椒翻炒，酸辣香气瞬间弥漫全屋。添水煮沸后，将豆腐切块入锅慢煮，再转入炭火火锅文火慢煨。

另一边，母亲将五花肉炒至焦脆，加入腌辣椒与大蒜快炒，趁热油滚烫，连汤带料倒入火锅。滋滋声响中，红油浸润，肉香、菜香、椒香交织升腾，满屋暖意融融。小火慢煨之下，滋味尽数渗入豆腐。

此时的父亲早已迫不及待，斟上一杯美酒，夹起滚烫的豆腐吹凉入口，眉眼间尽是满足，还不忘笑着夸赞母亲：“师娘，你烧的盐菜煨豆腐就是好吃。”母亲闻言，脸上泛起浅浅红晕。

烫嘴又暖心的盐菜煨豆腐，就着喷香的大米饭，一口下去，鲜香四溢，让人根本停不下筷子，常常为了多吃几口美味，又多添了一碗大米饭。